

第一章 從末世穿到古代

元樂三十六年，夏，京郊別莊。

下人房，屋裡氣氛凝滯陰鬱，空氣中彌漫著濃濃的藥味。

老者一聲歎息，「高熱不退，老夫也無能……」

話未盡，床上昏迷的人忽然一顫，隨後費力的睜開眼。

葉音只迷糊聽得一段，「奇了奇了，莫不是迴光返照，老夫再瞧瞧……」

隨後她徹底昏死了過去，再醒來後，葉音成了顧家別莊裡一個灑掃丫鬟。

原主也叫葉音，年十五，跟母親王氏相依為命，平時話少沉默，喜歡吃黃豆糕。

葉音看著床沿坐著的中年婦人，對方皮膚粗糙暗黃，臉頰瘦削，襯得兩頰的顴骨更高，看上去刻薄顯凶，但是那雙疲憊的眼裡佈滿了血絲，眼眶通紅，眼下的烏青比眼袋還突出。她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灰布裙，但口中言語跟狼狽虛弱的外形截然相反。

「我之前就跟妳說了，夏季一會兒熱一會兒冷，讓妳注意，否則容易受寒。還有水也要拿熱的用，妳現在不好好養著，之後生養有妳受的……」

王氏靠賣黃豆糕為生，嘴皮子利索，話不停地往外跑，整個屋裡只有她的聲音，劈里啪啦說一通，她深深皺眉，「我說的話，妳記心裡沒有？妳這丫頭平時就悶，如今病了一回，怎麼比之前還悶了。妳也老大不小了，一天說不出三個字，以後嫁了人可怎麼辦。我當初想盡辦法才把妳塞進別莊做丫鬟，就是盼著妳能多學點東西……」

葉音緩緩垂下眼，王氏卻誤會是自己話說重了，讓女兒難受，但她當娘的又抹不開面子，最後只得強行降了音量，有些生硬道：「是不是又不舒服了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她就忙伸出手摸了摸女兒的額頭，沒發熱她才放心些。

「妳想不想吃豆糕，娘這次過來給妳帶了些。」

葉音還沒反應過來，不知道王氏從哪裡拿出個油紙包，已經撲了一塊餵到她嘴邊。

葉音無法拒絕食物的誘惑，三兩口吃完一個，王氏又抓緊餵，臉上也有了笑容，能吃東西就好。

半下午的時候，確定女兒真的轉好了，王氏才依依不捨地離去。

葉音躺在床上，開始梳理原主的記憶。

原主和她娘原本是京城轄下一個小村莊的村民，五年前村裡突發洪水，王氏只帶著女兒逃出來，母女倆本來想回娘家，誰知道洪水之後爆發瘟疫，流民肆虐引發人禍，期間官府就跟死了一樣，沒見個影兒。

王氏沒法，只能帶女兒跟著難民隊伍進京。

京城沒有想像中好，更何況王氏一個婦人帶著更小的女兒。

母女倆日子過得艱難，王氏也越發潑辣，從最開始幫人漿洗衣服，到後面自己支了個小攤賣黃豆糕，甚至就憑著顧府別莊的管事無意間在她這裡買了一回黃豆糕，王氏各種打聽討好，終於給女兒在別莊謀了份灑掃丫鬟的差事。

原主雖然內向，但踏實肯幹，日子也漸漸好起來，誰知道前幾日一場大雨，原主不慎受寒就去了。

葉音翻了個身，壓下心裡複雜的情緒，但沒一會兒，屋裡突兀地響起咕嚕咕嚕的聲音。

葉音有點尷尬，起身在床頭櫃找到一包黃豆糕，時下糖矜貴，所以豆糕不算甜，更多的是豆子的香味，葉音不知不覺就吃完了。這才重新躺回床上睡覺。

次日天晴，葉音聽得屋裡動靜，也跟著起身。

冬兒詫異，「阿音，妳怎麼不再歇會兒，管事姑姑允許妳多歇息兩日的。」

之前葉音垂死的樣子真的把她們嚇到了，甚至許大夫都說阿音沒救了，沒想到最後又轉好了，冬兒至今都覺得很驚奇。

葉音不知道冬兒的想法，她麻利地穿好衣服，「我真的沒事了。」

冬兒道：「好吧。」

雖然是灑掃丫鬟，但葉音和冬兒的活不重，等到巳時，兩人去下人廚房用飯。

沒有三餐制，大部分人一天只吃兩頓，巳時一頓，酉時一頓，鄉紳貴族除外。

葉音適應良好，跟末世比，這裡鳥語花香，沒有生命危險，定時有飯食，足以稱得上世外桃源，如果她的月錢能再往上漲一漲就更好了。

葉音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怎麼樣的，但是主院這邊，三等丫鬟每月八錢月銀，二等丫鬟每月一兩四錢，一等丫鬟也就是主子身邊的大丫鬟，每月除了二兩月銀還有四季衣裳，以及主子時不時的賞賜。

不過大丫鬟是主子從顧府本家帶過來的，地位非同一般，葉音也沒想往那個位置奔，她瞄準的是二等丫鬟。

並非她志向低，外面還不知道怎麼個光景，先過好眼下日子更重要。

京城近處爆發洪水都能因為應對不及時搞出民亂，葉音對官府並沒有什麼信心，還不如這別莊，畢竟別莊裡的主子乃是鎮遠大將軍府的嫡幼子，顧家小公子顧澈。葉音知道這些，得由於同屋的冬兒，對方對主子非同一般的推崇，提起主子時眼裡都在放光，不自覺地笑起來。

葉音明瞭，不過她沒有點破，誰年少時候心裡沒有一片明淨的月光。

平靜的日子過得很快，得到好生休養，葉音的臉色也越來越好，不過……

管事姑姑看著面前的少女，眉頭微擰，「葉音，妳已經拿走了四個饅頭、兩個麵餅、三碗粥了。」

她懷疑葉音私藏食物，瞧不上對方貪這點小便宜，神情自然也不好看。

葉音低下頭，半晌才小聲道：「……我餓。」

其他人不忍，小聲道：「姑姑，葉音她就是胃口大，我親眼看著她吃下去的。」

冬兒也跑過來，「是啊是啊姑姑，您不信的話可以搜我們屋子，老鼠來了都發愁。」

最後一句俏皮話逗得眾人笑起來。

管事姑姑緩了臉色，既然葉音不是想占小便宜，她也沒計較了。

但葉音能吃的名聲也傳開了，其他人見了葉音便打趣，這麼大胃口，以後誰娶得起，怕不是要把婆家吃窮了。

葉音不在意，反而是冬兒氣了個夠嗆。

「什麼人哪，又沒吃他們家飯，嘴巴碎得很。」冬兒拍拍葉音的肩，「妳別往心

裡去。」

葉音笑笑，「我都不進耳。」

冬兒嘻嘻笑起來。

兩人說著話，大部分時間是冬兒說，不知不覺又說到了主子身上。

「上次我在院子裡掃地，公子打遊廊經過，穿著一身白衣，就跟話本裡的神仙一樣，我從來沒見過那麼好看的人……」

葉音不動聲色打斷她，她們現下在外面幹活，叫其他人聽到了，冬兒少不了被責罵。

冬兒不知是意識到了還是沒有，她笑道：「公子最心善了，妳之前染了風寒就隨便拿藥對付著，一直不見好，還是公子發現院子裡少了人，詢問後得知妳病重，特意吩咐人去外面請了許大夫來給妳看病，妳才撿回一條命。」

葉音微怔，還有這樣的內情。

冬兒莞爾，「許大夫醫術好，一般人可請不來呢，管事只讓妳付藥錢，診金都是走公帳。」

葉音張了張嘴，隨後才發出聲音，乾巴巴道：「公子大恩，葉音銘記。」

冬兒捂著嘴吃吃笑起來，「阿音，妳剛剛的樣子好像個小古板。」

葉音跟著笑。

之後氣溫越發高了，白日裡烈日炙烤著大地，讓人恨不得曬脫一層皮肉。

主子發了話，令府中下人在酷熱之時回屋歇著，稍涼快些再幹活。

下人房裡，冬兒喝著綠豆湯，把主子誇了又誇，眉眼都是笑。

「我就說公子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吧，換了其他府院可不成。頂多就大丫鬟們能歇歇，咱們這些灑掃丫鬟可沒這麼好的待遇。」

葉音深以為然，出聲附和了兩句。

冬兒更加來勁，把她知道的美好詞彙都拿來誇讚主子。

葉音看著窗外的烈日，就算是炎炎酷暑，這個時候勞作的人應該不會少，也不知道王氏收攤了沒。

原主和她娘沒有根基，活下來都是萬幸，手裡攢的銀錢根本不夠租鋪子，更別說王氏還要託人打聽娘家的消息，總不能讓人白幫忙，哪哪兒都要錢啊。

「阿音，阿音？」

葉音抬眸，「怎麼了？」

冬兒嗔道：「這話該我問妳，妳怎麼又走神了。」

葉音盯著手邊的空碗，「我餓了。」

冬兒哭笑不得，「以前也沒見妳這麼好的胃口啊。」

葉音不吱聲。

忽然，頭頂投下一片陰影，葉音抬頭，冬兒叉著腰俯視她，一臉無可奈何，「走吧，我帶妳去找吃的。綠豆湯應該還有剩，每次廚房都會多熬一些，給誰不是給。」

葉音望著她，冬兒一張白皙鵝蛋臉，杏仁眼，小翹鼻，聲音像剛成熟的甜瓜，脆生生的還淌著蜜兒，灰撲撲的丫鬟服也遮不住她的朝氣和俏麗。

「謝謝。」葉音溫聲道。

冬兒擺手，「謝什麼，我們是好姊妹。」

因為漂亮容貌和對公子那點不能說的心思，冬兒跟主院裡其他丫鬟的關係並不好，不管是以前的葉音還是現在的葉音都沉悶，嘴巴緊，做事也踏實，種種原因下，冬兒很難不喜歡葉音。

在廚房轉了一圈，葉音吃了個八分飽。

冬兒用手絹擦著汗，忍不住抱怨，「什麼時候才下雨啊，熱死了。」

葉音跟著抬頭望天，總覺得太陽過分烈了。「往年也這麼熱嗎？」

片刻功夫，冬兒的額頭又泌出豆大汗珠，她哼道：「哪有，去歲可沒這麼熱。真羨慕琴玉姊姊她們跟著公子，還能納涼。」

傳聞主子先天體弱，既受不得熱也受不得寒，夏日裡成堆的冰盆往屋裡送。

葉音喉嚨微動，她想吃霜淇淋，這種念頭在她們見到幾個小廝抱著冰盆時達到了頂點。

那冰盆也很講究，不是一塊壘一塊的冰塊，而是一整塊冰被雕成山石的模樣置於木盆中，不僅涼爽還美觀。

葉音強迫自己移開目光，跟著冬兒離開。

忽然哎呀一聲，眾人還沒反應過來，滾地的冰盆被重新拾起，葉音走向小廝，「拿好了。」

那小廝吶吶道：「謝……謝謝。」

葉音帶著怔愣的冬兒離開，回屋後，葉音右手一抖，一大塊冰出現在空碗裡。

冬兒目瞪口呆，「阿音妳……」

葉音抬起頭，眼睛亮晶晶，「冰水，妳要不要喝？」

冬兒到嘴邊的話一改，「我那兒還有蜜餞。」

不一會兒，兩人捧著冰涼涼的蜜餞水，發出滿足的喟歎。

同一時間，主院。

幾個小廝立在書案前，把冰盆不小心掉落的前後講了個清楚。

「公子恕罪，小的以後一定注意，再不敢有這種失誤。」

書案後的男子瞥了眼缺失一角的冰盆，眸光微斂，那哪是不小心摔的，分明是被人大力掰走了一塊。

「下去吧。」清冷冷的聲音撫平幾人的不安，似山澗泉繞過心頭。

幾人退下後，琴玉猶豫道：「公子，奴婢將那殘缺的冰盆放外間去。」

「無妨，左右是要化的。」顧澈盯著缺口，眼裡漾出點不明顯的笑意，非得從「山腰」掰一塊，還挺挑。

自那一日得了甜頭，葉音就格外留意主院用冰的情況，妄圖復刻之前挪冰之舉。

可惜有了上一回的失誤，小廝們更加謹慎。

葉音思索著，要不人為製造一點意外？

她手指輕彈，芸豆大小的石子精準擊中樹心，隨後滾落在地。

冬兒放下擦柱身的巾帕，無語道：「妳都多大了還玩石頭，那都是村裡頑童要的。」

葉音把滾落一地的小石子收檢起來。

冬兒看她一眼，忽然壓低聲音，「阿音，妳有心儀的人嗎？」

葉音道：「沒有。」

回答得乾脆俐落，把冬兒後面的話都給堵了回去。

冬兒有點不甘心，另起話題，「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能升上二等丫鬟。」

做了二等丫鬟，就可以進內院，可以離公子更近一步，不像現在，她們這些灑掃丫鬟大多數時候在外院幹活，一年到頭也見不了公子幾次。

想到這兒，冬兒心裡煩躁頓生，啪地把巾帕丟進水桶裡，靠著柱子坐下歇息。

葉音什麼也沒說，默默幹活，順手把冬兒的那份活也幹了，沒辦法，吃人嘴軟。

午後日頭最毒，別莊下人們都回了屋，葉音躺在床上，腦子裡想著山珍海味。

好餓，想吃東西……

然而她的櫃子早吃空了，什麼也沒有。

忽然，上空一個油紙包遞過來，葉音眸光驟亮。

冬兒只覺眼前一花，葉音就已經坐好了，眼巴巴地望著她，雖然沒言語，但那眼神分明就是在問：給我的嗎？

冬兒哭笑不得，因為炎熱天氣和見不到公子的苦悶都散了大半，她哼了一聲，直接把油紙包丟到葉音懷裡，然後在床沿坐下。

葉音麻利的打開油紙包，是幾塊瑩潤飽滿的糯米糕，上面還灑了一點紅色的碎蜜餈，紅白搭配看著格外可口。

她拿了一塊，然後一臉不捨的把點心還回去。

冬兒沒接，「吃吧，我可不想一直聽妳肚子咕嚕咕嚕叫。」

葉音也沒假客氣，樂滋滋吃著東西。

冬兒上下打量著葉音，「妳吃的東西都去哪裡了？」

葉音嘴裡含著糯米糕，眨巴眨巴眼。

冬兒瞪她，「不許裝傻。」隨後她冷不丁伸出手戳葉音的腰。

葉音雙目圓睜，她嘴裡的糕點來不及嚼，強行吞下去才笑出聲。「妳怎麼突然戳我，好癢……」

冬兒雙手抱胸睨著她，「妳這腰真夠粗的。」

葉音迷惑，她這不是正常身材嗎？

最後冬兒總結，「阿音，妳吃太多了，要克制。」

「不行。」葉音斬釘截鐵，「不讓我吃飽，就是要我的命。」

冬兒跟她對視，少頃敗下陣來，「……隨妳吧。」

日升月落，轉眼到了月末，葉音得了月銀，她猶豫片刻，還是決定回家一趟。

王氏租的地方很破舊，在巷子最裡面，這裡什麼人都有，每次原主回家，王氏都會在巷口接她。

葉音看著前面的婦人，對方並不高，但是把葉音牢牢護在身後，路上有哪個男人

不懷好意地打量葉音，都會被王氏凶狠罵走。

終於回了家，王氏給女兒倒開水，還往裡面加了一塊糖，「頂著大太陽趕回來，肯定熱了，快喝點水。」

葉音接過，「謝謝。」

王氏白她一眼，「跟妳娘還瞎客氣。」

她端著一碗涼白開，喝完抹了抹嘴，然後問起葉音近況。

葉音含糊過去，緊跟著從懷裡取出錢袋子，她的月銀是八錢，但之前風寒發熱，結了藥錢，只餘三錢銀子。

王氏打開錢袋子，拿了兩錢銀子，剩下的錢連同錢袋子都還給了葉音。「妳一個女兒家，該打扮打扮了。」

葉音不語，又待了會兒就說別莊裡還有活，匆匆走了。

王氏跟出去送她，一路上各種叮囑，讓她照顧好自己，讓她留意同年齡的異性。自從王氏費盡心力把女兒塞進別莊幹活後，她就沒打算從外面尋摸女婿。她想讓女兒在別莊裡找一個。

葉音默默加快腳步，跟王氏分別後才鬆了一口氣。

顧澈從將軍府出來，憶及書房裡同父親兄長的談話，眸光微暗。

白管家關切道：「公子可是悶了？」

角落裡的冰盆化了大半，是不覺涼意，白管家探出頭，吩咐車把式再趕快些。

到了別莊，顧澈揮退伺候的下人，大步朝莊裡走，酷暑令他罕見地生出幾分躁意，顧澈在心頭默念金剛經，下意識撫摸左手手腕上的佛珠。

誰知在他進入內院時變故陡生，手腕的佛珠手串毫無預兆地斷裂，木質佛珠滾了一地。

烈日不減，院裡卻風聲鶴唳。

顧澈立在原地，看著滾落一地的佛珠，神情淡漠，身後的琴玉等人跪了一地。

白管家小心上前，「想來是天乾物燥，串珠的繩子細小崩裂所致，待回頭請廟裡大師重新串上即可。」頓了頓，他又道：「公子，此時日盛，不若公子先回屋稍等，老奴派人將佛珠拾起呈上。」

顧澈袖中的手指蜷縮了一下，壓住剛剛一瞬間的心悸，他垂下眼，陽光落在他的身上，猶如一塊細膩的美玉。

半晌，在眾人驚顫的視線下，顧澈去了書房。

京城不愧為一國首都，哪怕是申時後街道也並不冷清，葉音在一家餛飩攤子坐下，直接點了大碗。

攤主是個三十多歲的男子，頗為爽朗，聽到葉音的話還笑著勸她，說大碗太多了，葉音一個小姑娘吃不完。

葉音並不改口，攤主只好由她去了。

鍋裡重新升起水霧，小攤子裡熱氣騰騰，骨頭湯的味道也飄入葉音鼻尖。

等到餛飩端上來，碧綠的蔥花點綴其上，令人食慾大發，葉音吃得大汗淋漓，只覺得格外暢快。

這才是活著！

這會兒沒什麼人，攤主就在旁邊歇息，看到葉音把一大碗公餛飩吃下肚，驚得眼睛都瞪大了。

結帳時，攤主忍了忍，還是沒忍住，「……丫頭真是好胃口。」

葉音笑道：「是老闆做的餛飩太好吃了。」

攤主頓時笑得見牙不見眼，「妳下次還來，我給妳多放幾個。」

葉音道：「謝謝叔。」

離開餛飩攤子，葉音繼續沿街走，嘴裡就沒空過，她叼著一個燒餅，被一陣哭聲引去，兩三歲的小娃娃纏著大人買糖，抱著大人的腿可勁鬧騰。

葉音並不覺得聒噪，甚至饒有興致地站在陰涼處觀看，沒過多久，大人被孩子鬧得沒辦法，只好掏錢買，小孩兒一手牽著大人的手，一手拿著糖塊，蹦蹦跳跳，歡喜勁兒滿溢出來。

葉音把剩下的燒餅兩口吃了，然後也上前買了兩塊糖，一包堅果。

堅果是給冬兒的，有來有往才是處世之道。

嘴裡含著糖，黃昏時候她才回到別莊，夕陽的暖橙色光輝將葉音環繞，襯得她格外溫柔美好。

葉音從別莊後門進去。沒多久她就發現別莊裡的氣氛有些嚴肅。

葉音暗自警惕，院中的管事姑姑見到她，言簡意賅，「公子的佛珠散了，快幫著找。」

就算是葉音這種不信佛的人，也知道佛珠散了寓意不吉，難怪院裡氣氛這般沉悶。葉音跟在管事姑姑身後仔細的尋找，此刻已是黃昏，若是不快些找到，待到天黑只怕尋找更困難。

院子裡安靜極了，只有下人們撥弄物體的輕微響聲，所有人大氣都不敢出。

葉音心裡也急，佛珠這事可大可小，端看主子怎麼看，若是主子深信此道，時間拖得越久，不僅是對主子，對別莊的下人也不是好事，反正她沒見過上司不舒坦底下人還快活的。

她一雙眼睛瞪得銅鈴般大，暖橙色的夕陽餘暉漸漸被暮色所取代，院子裡點了火把，葉音就差沒把內院翻過來，還是一無所獲。

她小跑到管事姑姑身邊，低聲詢問：「姑姑，公子確定是把佛珠散在院裡嗎？」

管事姑姑臉色黑沉，「讓妳找就找，哪有那麼多話。」

葉音深吸一口氣，告訴自己：人在屋簷下，人在屋簷下……

她看著被夜幕籠罩的院子，四周高懸的火把偶爾發出輕微的爆裂聲。

這都找了好幾個來回，真要有佛珠散落，早就找到了。

想到會白忙活，葉音就沒了勁，她不動聲色的移到一墩石燈後，裝作尋找東西的

樣子蹲下，夜色的陰影下這裡形成了一個視角盲區。

葉音放鬆身體，累倒是不累，就是有點餓了，真羨慕冬兒明日才回來。

看院裡這情形，今晚不知道要折騰到何時，幸好她在外面吃飽了。

葉音百無聊賴，聽到腳步聲靠近，她就稍稍側身，把自己全部沒入陰影裡。

時間變得漫長，葉音沒事做，對著石燈的底部拍著玩，忽然她聞得腳步聲，心裡一顫，手下沒控住力，沉重的石燈挪了一下，露出一條小縫隙，裡面卡著木質圓珠，不是佛珠又是什麼。

葉音小心取出來，忙不迭跑到管事姑姑前，「姑姑妳看。」

管事姑姑又驚又喜，拉著葉音的手就往屋裡走。「公子，找到了，最後一顆佛珠找到了！」

院裡的下人齊刷刷望過來，琴玉領著她們快步進了書房。

那是葉音第一次見到這座別莊的主人，一身白衣，眉眼清冷，俯視著書案上擺落的佛珠，神情很平靜。

聽到葉音一行人的動靜，對方抬眸，偷看的葉音不期然與其對上視線，那雙眼睛幽暗深邃像撞進了無邊深海，但再看那雙眼又是澄澈清亮，乾淨得像一汪清泉。

「放肆！」一道蒼老的聲音將葉音的思緒拉了回來。

葉音垂下眼，管事姑姑賠笑，「白管家勿怪，這丫頭木訥，平時都幹粗活不懂規矩，回頭我一定好好教訓她。」

白管家沉沉掃了葉音一眼，倒是沒再說什麼。

管事姑姑立刻把佛珠呈上，「公子，最後一顆佛珠尋到了。」

顧澈瞥了一眼，目光卻是看著葉音，「何處覓得？」

葉音謹慎道：「院裡石燈下的縫隙裡。」

白管家狐疑，石燈厚重，一般成年男子都挪不動，葉音一個瘦弱的小姑娘怎麼挪開石燈找到佛珠的？

白管家望向顧澈，顧澈斂著目，看不見情緒。

屋裡安靜得落針可聞，良久，葉音才聽見那道清越的聲音響起，「既是尋回了佛珠，有功當賞。」

「明日讓她到內院當值。」這句話是對白管家說的。

葉音心裡一喜，只有二等丫鬟才能去內院，這是給她升職了？

離開書房，管事姑姑看了葉音一眼，「妳倒是好運道。」

葉音小聲道：「託姑姑的福。」

第二章 丫鬟生涯不安生

冬兒沒想到她不過是回了一趟家，別莊就發生了大事。

她看著一身鵝黃色衣裙的葉音，豐盈的臉頰繃得緊緊的，琥珀色的眸中也浮現了霧氣，既有羨慕不甘，還有被背叛的委屈。

葉音歎息。

午休時候，葉音去了冬兒屋裡，那身鵝黃色的衣裙在冬兒眼中無比扎眼，那是二等丫鬟才能穿的顏色。

「妳如今都是二等丫鬟了，還來我這破地兒幹什麼，免得髒了妳的腳。」

葉音知道她心裡不舒服，自己找凳子坐下，任由冬兒發洩。

誰知道冬兒越說越氣，細白的食指指著葉音。

「我就只走了一日，就一日！妳就攀上了公子，我從前都小瞧了妳。」她來回踱步，火氣直衝腦門，「葉音，妳別忘了妳進來別莊後是誰照拂妳，妳上次風寒發熱是誰給妳餵藥。」

原主發熱初期，的確是同屋的冬兒照顧著，直到原主後來病情嚴重，莊裡才通知王氏，請了許大夫。

冬兒氣得渾身都在發抖，「妳每次餓了，是誰給妳找吃的，外人說妳，又是誰維護妳？是我！」她用力拍著自己的胸，「我對妳那麼好……」

見她說得差不多了，葉音抬眸，「我可以解釋了嗎？」

冬兒一梗，重重哼了一聲別開臉。

葉音微微斂目，快速講述了尋找佛珠前後的事。

冬兒微怔，「就這樣？」

葉音道：「不然呢？」

冬兒看了葉音一眼，臉色幾度變換，最後定格在尷尬。

屋裡安靜得厲害，冬兒偷觀了一眼葉音，希望葉音能先開口打破僵硬的氣氛。

但葉音比她沉得住氣，冬兒訕訕道：「阿音，我……我被人攔掇了。」

這個理由有些站不住腳，畢竟冬兒剛回別莊，知道葉音成了二等丫鬟後就對她發難了。

葉音盯著面前半舊的桌紋，應著，「嗯。」

她很乾脆就信了。

冬兒心裡一鬆，在她身邊坐下，沒一會兒就低聲抽泣起來，「阿音妳知道我的，我作夢都想升上二等丫鬟，在我心裡，公子就是我……」

「這個給妳。」葉音從袖子裡掏出一個油紙包。

冬兒懸在眼眶的淚珠都頓住了，「這是什麼？」

葉音溫聲道：「這是堅果，我昨天買的，特意給妳買的。」

冬兒興致缺缺，敷衍道：「謝謝。」

兩人又說了一會兒話，葉音就提出離開。

冬兒跟著起身，「我送送妳吧。」

葉音道：「不用，外面天熱，免得曬著妳。」

走在遊廊上，葉音的心情也跟今日的天氣一樣燥熱。

葉音猜到冬兒會有所反應，但沒想到反應這麼大。她不過是升為二等丫鬟。

葉音隨手揪了一片葉子，有些鬱悶，她以為能收穫一段姊妹情，果然是她想多了，但也不必太悲觀。

葉音駐足，望著天上高懸的烈日，人還總會死，難道就不活了？她依然相信世上有真摯的感情。

倒不是天真，只是人嘛，總要有點堅守和信念。

院子裡的丫鬟數量是固定的，主子親自發了話，讓葉音在內院當值，所以原本的一個二等丫鬟就被調走了。

葉音進入二等丫鬟居住的屋子，明顯感覺到同屋人對她的排斥。

葉音也不在意，她老老實實幹活，二等丫鬟跟三等丫鬟的幹活內容沒有太大區別，只不過地點不一樣。

清晨，葉音正在給花澆水，忽然聽到身後有人叫她。

琴玉冷著一張臉，站在臺階上居高臨下俯視她，「葉音，公子喚你。」

葉音腦子裡轉過許多念頭，但手麻利地放下水壺，跟著琴玉進入書房。

繞過屏風，這一次葉音老老實實低著頭，聽著琴玉稟報——

「公子，葉音帶來了。」

顧澈揮手，琴玉抿了抿唇，退下時偷偷瞪了葉音一眼。

葉音眼觀鼻鼻觀心，猶豫道：「不知公子喚奴婢有何事？」

顧澈道：「既是妳尋回最後一顆佛珠，等會兒妳隨同我一起前往靈恩寺。」

葉音第一次坐上古代官家子弟的馬車，外表平平無奇，內裡卻頗有乾坤。

馬車內部空間很大，左右角落皆置了冰盆，中間的几案上備著冰飲點心，車內縈繞著淡淡的花香，伴隨著馬車的行進，令人昏昏欲睡。

如果馬車裡沒其他人的話，葉音或許真的會選擇睡過去。可惜主子存在感太強，白管家的視線也不容忽視。

一路無言，小半個時辰後，馬車在靈恩寺山腳停下。

白管家原本要替顧澈打傘，被顧澈拒絕了。

「山間林木蒼茂，足以遮陽蔽日。」

葉音跟在其後，今日顧澈著了一身天青色長衫，烏髮半束，弱化了那種世家公子的疏離冷清之感。

林間的清風拂來，便是走這長階也不覺苦悶。

至山頂時，白管家氣喘吁吁，滿面通紅，豆大的汗珠滾滾落，葉音想了想，也裝作大口喘氣的樣子，頻繁用袖子擦臉上的汗。

顧澈：「……」

此刻是巳時左右，陸陸續續有禮佛的香客，顧澈與一位僧人交談後，連寺廟大堂都未進，直接從小路去了後院。

「方丈，顧施主到了。」

顧澈進入禪房，葉音和白管家為了避嫌，特意在院中等候。

院裡的桂花尚未開，葉音看著翠色的樹葉有些可惜，聽說寺廟裡也會種果樹，現在正是桃子熟時，不知道能不能薅兩個走。

葉音在院裡東張西望，白管家也在不動聲色的打量她。腰肢不夠纖細，體態不夠輕盈，不懂規矩，容貌勉強算清秀，但別說跟琴玉等人相較，便是葉音之前同屋那個冬兒都比不上，這樣一個平庸的丫鬟，給公子做通房都不夠。

葉音還不知道白管家把她從各方面點評了一番，對她很是看不上眼，就算知道了也不在乎。

禪房裡，顧澈看著卦象，斂目深思。

方丈將佛珠串好，繫緊繩子，交還給顧澈，「施主莫要憂心，天無絕人之路，深藏的最後一顆佛珠既能尋回，不正好應了那句大道五十，天衍四九。」

顧澈撫摸著手腕上的佛珠，目光沉沉地落在葉音身上，在葉音被看得快要發毛時，顧澈方才收回視線。

大道五十，天衍四九，留有一線生機……顧澈合上眼。

想來顧府不管經歷什麼風浪，最後應該都能逢凶化吉。思及此，顧澈心裡的擔憂散去大半，但心底深處仍殘留一絲不安，或許是他太在意一串佛珠了，枉他念聖賢書多載，竟也鑽了牛角尖。

回去後，葉音以為沒她什麼事了，沒想到次日她又被叫進書房，為主子研墨。

琴玉幾乎繃不住臉色，毫無溫情地盯著葉音，一字一頓道：「妳從來沒有研過墨，墨條矜貴，磨的時候要慢、輕，這般精細活兒，妳得打起十二分小心。」

本來葉音沒覺得有什麼，讓琴玉刻意提醒，葉音想她若是不小心把墨條捏碎了要算誰的？看成色也知道這墨條價值不菲。

琴玉還要細說，顧澈淡淡瞥來一眼，她只得退下。

書房裡只剩下顧澈和葉音主僕二人。

葉音看了墨條好一會兒，還是沒忍住，小心翼翼道：「公子，如琴玉姊姊所說，奴婢是第一次磨墨，若是做的不好，還請公子多擔待。」

顧澈沒有什麼表情，但整個人的氣勢是舒展的，莫名讓人感到溫和，他啟唇，「無妨，多磨兩次就好了。」

得了準話，葉音就放心多了，試探著拿起墨條磨了起來，輕微的摩擦聲不但不吵鬧，反而有種格外的韻律。

然而……

「哢嚓」一聲，葉音的神情僵住了，她低著頭，不敢去看身邊人的反應。

少頃，耳中傳來清冽的聲音，「手挪開。」

葉音閉上眼，認命的鬆手，沉悶幾道聲響，硯臺裡不見墨條，只有零碎的墨塊。

顧澈挑了下眉，片刻就收斂了情緒。

葉音先一步開口，「公子，奴婢幹多了重活，一時……一時沒轉換過來，還請公子寬宥。」

書房裡寂靜無聲，好一會兒才聽聞他道：「我若是不寬宥呢？」

葉音差點以為自己聽錯了，下意識抬頭，正好對上顧澈饒有興致的眼。

她飛快垂眸，為難道：「公子……奴婢……」

她磕磕巴巴，顧澈也不催她，葉音暗罵自己倒楣，不過還是認了，「墨條的錢，從奴婢月銀裡扣吧。」

顧澈嘴角翹起一個小小的弧度，復又壓下，他欣賞葉音的擔當。

顧澈好心情的點點書案，「我早有言明，妳第一次磨墨，不追究妳的錯處。」葉音嘴角抽了抽，既然如此，剛才嚇唬她幹麼，她真的做好了花錢消災的心理準備啊喂。

費了兩根墨條後，葉音終於上手了。

顧澈提筆蘸墨，默寫心經，但神思卻不禁飄向了別處。

或許是因為葉音是找回最後一顆佛珠的人，抑或是葉音不經意洩露異於常人之力，顧澈確實對她有了幾分好奇。

更讓顧澈驚奇的是，葉音的神力是風寒高熱後才顯露，他不信鬼神之說，但一時又無法解釋葉音前後不同的行為，最後只能勉強將其歸為葉音藏拙了。

不知葉音可會拳腳？有這般好的底子，好生訓練，假以時日定能成為一名得用的副手。

盛夏日燥，但書房內涼意清幽，令人頗為舒適。

葉音一邊磨墨，一邊偷看角落裡的冰盆，忍不住惋惜。

那些冰塊放她手裡，片刻功夫就能砸出冰沙，旁的不多加，放點花生碎、果乾，最上面淋一勺桂花蜜，攪拌攪拌，那滋味絕了。

「葉音。」

一道冷清的聲音喚回她，葉音抬眸，顧澈置筆直視她，「妳分神了。」

葉音眼睛一眨，堅決否認，「沒有。」

顧澈像是沒料到她的回答，怔了一下，一般這種時候，難道不該是葉音認錯嗎？

「我喚了妳兩次。」顧澈眉頭微蹙。

聽聞他自幼體弱，膚色少了些紅潤，有種涼玉的冷白，看上去淡漠疏離。

細細高高的鼻梁，沒有一般男子那種粗獷感，而下顎線也不像成年男子那般分明，更偏向於流暢，是介於少年至青年之間那種半青澀半成熟的氣質，不過最妙的還是那雙眼睛，眉骨深邃，清冷幽沉，好似雲天之上月，又似海藍深處暗，如此矛盾，混合交織著，在顧澈身上卻不違和。

葉音垂下眼，暗道主子真可以恃貌行凶了。「公子，奴婢耳力不佳，請公子見諒。」

顧澈目光如炬地盯著葉音，葉音斂目站著，沒有半分不適，彷彿她剛才說的都是實話，壓根不是隨口胡謅。

兩人僵持片刻，顧澈重新執筆，「……磨墨吧。」

也不知是不是葉音錯覺，總感覺主子好像有點鬱悶，可她看去，顧澈又神色如常。

申時左右，烈日威力不減，葉音在下人房恨不得只穿一件單衣，然而這是不可能的，屋裡還有一位對她敵意滿滿的人，她若真那麼做了，不消明日，西時用飯恐怕就能傳出她放浪的名聲。

「熱啊……」她用力揮著蒲扇，十分想不明白，古代又沒空氣汙染，也沒全球暖

化的問題，怎麼夏季也這麼熱。

「公子說過，心靜自然涼，若是感覺燥熱，怕不是心裡想了多少不能見人的醜事。」

葉音放緩了搗風的速度，斜眼看過去，「妳什麼意思？」

翠屏冷笑，「什麼什麼意思，我說我的，關妳什麼事。」

過去公子對所有人皆冷淡，凜然不可接近，院子裡的丫鬟都歇了心思，可如今冒出個葉音，才貌皆不如她們，卻偏偏入了公子的眼。

葉音只是個二等丫鬟，怎麼配進書房替公子磨墨，怎麼能離公子那般近，叫她們如何甘心。

若到此為止也就罷了，畢竟翠屏沒指名道姓，可她心裡攢著怒火，看葉音分外不順眼。

「我聽說妳們老家遭了水災，妳跟妳娘逃難到京城。」翠屏走到葉音面前，輕蔑地掐著葉音的下巴，「長得也還湊合，逃難途中妳跟妳娘沒少做那種勾當吧。」葉音放下蒲扇，目光變得冰冷，「什麼勾當？」

「皮肉勾當唄。」翠屏扯了扯嘴角，「不過妳娘那身老皮，倒貼都沒人啊——」

翠屏猝不及防摔倒在地，隨後才覺出臉上火辣辣的痛，她不敢置信地瞪著葉音。

「妳敢打我？」她咆哮而起，「妳怎麼敢——」

「啪——」地一聲，葉音反手又是一巴掌。

她用了兩分力，翠屏左右臉頰被打得又紅又腫，嘴角溢出血。

葉音冷冷道：「不會說話就閉嘴，再有下次還打妳。」

翠屏都傻了，好一會兒才找回自己的聲音，「妳不怕我跟管事姑姑告狀？」

葉音嗤笑，「那妳去啊，正好讓別莊裡的人瞧瞧什麼是狗嘴吐不出象牙。」

「妳——」她胸膛劇烈起伏，但最後卻只惡狠狠刷葉音一眼就走了。

辱人母親是她不占理，不過她不會就這麼算了。

葉音懶得搭理翠屏，她對冬兒忍讓，是因為冬兒給她吃的，還出言維護過她，是人情，得還，但翠屏算什麼，不過是陌生人罷了。

這天晚上下值回來，葉音洗漱後準備入睡，卻發現她的床上有股酸臭味，大半被褥也濕透了。

翠屏跟過來，「不好意思啊葉音，我在妳床沿坐著吃東西，突然手抽筋，東西灑了，今晚要麻煩妳打地鋪了。」

葉音看著她。

翠屏捂住嘴，「哎呀，忘了說了，我也沒有多餘的被褥，恐怕妳只能坐在地上靠著床腳睡了。」

葉音不語。

翠屏得意一笑，吹滅燭光上床睡下，黑暗中，她聽到門開的聲音，她在被子裡笑出聲，結果扯到臉頰，痛得她絲絲抽氣，她摸著自己的臉，語氣扭曲道：「葉音，還沒完呢！」

她要把葉音趕出別莊！

翠屏迷迷糊糊快睡著時，忽然身上一沉，一股餽臭味直衝腦門，那是葉音特意去廚房拎的泔水。

夜色中女子憤怒的吼叫劃破長空。

白管家面如鍋底，翠屏跪在地上哭哭啼啼訴苦，葉音像根木頭似的杵在旁邊。

伴隨著翠屏顛倒黑白，白管家看向葉音的眼神也越來越不善。

白管家喝道：「葉音，翠屏說的可屬實？」

「假的，她撒謊。」

白管家一梗，「那妳說是怎麼回事。」

葉音道：「她罵我娘，我打她，她往我床上潑髒水，我回敬她。」

白管家眸光一沉，「翠屏，葉音說的可是真的？」

「不不。」翠屏哪還有在葉音面前的刁鑽樣，她雙頰紅腫未褪，淚水漣漣，淒婉地講述自己的委屈。「白管家，奴婢只是有感葉音飯量非常，勸她克制些，否則以後不好說人家，誰知道，誰知道……」她淒淒慘慘地哭出聲，「葉音竟然惱羞成怒對我動手。白管家，奴婢在院裡幹了好幾載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啊，葉音剛升上二等丫鬟就這麼作踐奴婢……」

她似有百般委屈，以至於她給葉音床鋪潑髒水也成不得了。

葉音一直留意白管家的臉色，見狀心道別莊這份活估計得黃了，雖然有點可惜，不過總比留在這裡受氣好，老天爺讓她多活一遭，可不是這般憋屈的。

白管家厲聲道：「葉音，妳可知錯！」

葉音還是那副不疾不徐的模樣，「我說了，翠屏謊話連篇。」

白管家怒道：「冥頑不靈。來人，把葉音——」

葉音同時出聲，「我不——」幹了。

「還未處理妥當？」疑惑聲將兩人的話都截了去。

白管家大驚，「公子，您怎麼來了？都是老奴失職，這些瑣碎小事還打擾公子，老奴馬上就能處理完畢。」

顧澈擺手，先掃了一眼翠屏，後者希冀地望著他，剛要說什麼，顧澈就挪開了視線，看著葉音。

他在主位坐下，開口道：「前後經過再說一次。」

翠屏比先前哭得還凶，眼淚如洪水決堤，葉音甚為佩服，比起翠屏的如泣如訴，她乾巴巴的辯解很無力。

白管家適時道：「公子，葉音眼中毫無規矩，老奴定會好生懲戒她。」

顧澈卻問葉音，「她罵妳娘什麼？」

葉音撇嘴，「左右不過是些下三濫的話。」

顧澈在問葉音，注意力卻留了兩分在翠屏身上，自然看到了翠屏臉上一閃而過的慌亂。

不等翠屏辯解，顧澈已然道：「妳們二人皆有過錯，除了本職另外負責灑掃院子。」

翠屏懸在眼眶的淚珠滑落，「公子，奴婢是——」

顧澈起身離開。

這件事告一段落，但葉音跟翠屏的梁子結下了，現在兩人都無視對方，連句客套話都沒有。

冬兒聽聞後找到葉音，「妳也太衝動了，妳知不知道翠屏她娘可是顧府的管事。」

葉音了然，難怪那麼囂張呢。

冬兒替她著急，「妳以後怎麼辦，得罪了翠屏，除非……」

話音戛然而止。

冬兒知道最近這段日子公子令葉音至書房磨墨，只要公子說一句就能護著葉音，可是，她不想葉音跟公子關係更近。

冬兒生硬地轉移話題，「反正妳以後讓著點翠屏，我還有事，先走了。」

她匆匆離去，背影透著急促和窘迫。

葉音收回目光，笑了下，眼裡卻無笑意。

天上不見雨，陽光格外灼人，葉音為了多納會兒涼，故意在書房幹活時磨磨蹭蹭。顧澈也不戳破她，他看著葉音拿著巾子把同一個花瓶擦了三遍，開口道：「妳心裡可有怨？」

葉音茫然，「什麼？」

顧澈重複，「我將妳與翠屏同樣處置，可有怨？」

葉音眸子微睜，她無意識擦著花瓶，「奴婢沒有。」

顧澈問：「當真？」

葉音道：「嗯。」

如果沒有顧澈，結果肯定沒現在這麼平靜。

顧澈仔細打量她，發現葉音神色平和，確實無怨憤之色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提起這事，畢竟葉音只是一個丫鬟，何需主子過多上心。

顧澈合上書，慢慢踱步至窗前。

經過這些日子相處，顧澈相信葉音不是挑事的人，但最後他令兩人皆受罰，一來是堵眾人口，二來也擔心葉音成為眾矢之的。

白日的風都裹著熱意，顧澈在窗邊待了一會兒就走開了。

書房內響起一道笑聲，很輕，很快，顧澈瞬間看向葉音，葉音正認真地擦著櫃子。

顧澈抿了抿唇，回到書案後，耳尖一點點染了紅，跟桃子尖尖上的一點粉似的。

葉音背過身忍俊不禁。主子可真有意思，臉皮忒薄。

一刻鐘後，顧澈臉上的燙意退去，他一本正經道：「識字嗎？」

葉音遲疑了下，想想自己的身分後搖了搖頭。

「過來。」顧澈喚她。

待葉音走近，顧澈執筆寫了幾個大字，教給葉音，讓她臨摹。

她寫是寫了，只不過字跡不能看。

主僕倆面面相覷。

葉音先別開眼，這次臉紅的人成了她，臊的，她太丟臉了。

當初葉音念到大一期末就爆發了末世，她好不容易跑回家，只看到家裡兩具喪屍，依稀能辨出曾經的面容。

葉音抗拒這段記憶，後來她渾渾噩噩跟著人群逃生，途中覺醒了力量異能，她試探著去尋找其他親人，可是一無所獲，他們或許在某個角落，又或許……

葉音後來進入了異能隊，見了不少事，從開始的憤怒、悲傷到麻木，最後變成平靜地憐憫，遇不平事，量力而行，無愧於心，人嘛，總該跟其他生物有點區別。後來……葉音死在了任務中，時年二十三。

所幸穿越到這兒異能也跟著來了，她能輕易使用異能，總算對自己的生命安全有所保障。

「葉音。」顧澈幽幽地望著她，篤定道：「妳分神了。」

葉音道：「奴婢知錯。」認錯得十分乾脆俐落。

顧澈噎了一下，「專心。」

葉音道：「是。」

葉音從來沒有學過毛筆字，哪怕經過顧澈指點，還是寫得歪歪扭扭。

顧澈看得糟心，起身行至葉音身後，猶豫片刻，還是握住她的手，「起筆露鋒……」

顧澈在說什麼，葉音沒有聽進去，那時她只聽到窗外風吹樹葉的沙沙聲響。

第三章 莊外娘親被連累

葉音是個令人很有教學成就感的學生，只要教過她的東西，她很快就能學會。

顧澈興味更甚，簡略帶過三字經等啟蒙讀物，教導葉音詩經、論語、孔孟，原以為葉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不想葉音不但明白，更有自己的見解。

顧澈講〈梁惠王·上〉，本意是想傳遞孟子「仁」的理念，沒想到葉音反問他，「敢問公子，可與匪寇施仁？」

顧澈眉頭微蹙，「匪寇窮凶極惡，自然不可。」

葉音順勢道：「戰國中期諸侯兼併，以致百姓食不果腹，顛沛流離，與匪寇之害又有何異。」

從一個後世者的角度來看，葉音想不到在那樣一個諸國混亂的時候，還有什麼能比統一更好地阻止戰爭，而要降服其他國君，只有武力才是有用的。

不等顧澈反駁，葉音話鋒一轉，「公子與奴婢論的是戰國背景，若是大一統王朝，天子仁心，行富民教民之道，於百姓自然是有益無害。」

這也是為什麼孔孟之道千載不絕，可惜孟子生不逢時。

角落裡的冰化了大半，水托起浮冰，迎著窗外吹來的一縷風，在水面漾起一點淺淺的漣漪，亦如顧澈被輕輕撥弄的心弦。

他看著葉音良久，像是要透過葉音的眼睛，窺探她的所思所想。

葉音垂下眼，做作地扶了扶耳側的碎髮，夾著嗓子道：「公子這樣看著奴婢，真是羞煞奴婢了。」

她微微別過臉，欲語還休。

顧澈一言難盡地收回目光，「冰化了，妳將書房內的冰盆重新置換。」

葉音愣住，「公子是讓奴婢叫其他姊姊一起置換冰盆，對嗎？」

顧澈在書案後坐下，眸光熠熠，「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妳一個人去做。」

葉音：「……」可惡！

顧澈翻開書籍，漫不經心道：「白管家說小廚房今日準備了冰酪，可惜冰酪雖好，卻性寒涼……」他故意頓了頓。

葉音心裡一下子拐過七八個彎，當即道：「公子稍等，奴婢這就去。」

不消一刻鐘，葉音就將角落裡的冰盆置換完畢，她抬手擦著額頭的汗，笑道：「公子，屋裡這會兒又涼爽了吧。」

顧澈嘴角抽抽，平時幹其他活沒見葉音這麼麻利。

顧澈道：「過來。」

葉音喜笑顏開，「公子可是要奴婢去小廚房提冰酪？」

顧澈自顧自翻了一頁書，不疾不徐道：「今日還未練字，既然才學了孟子，就把我教妳的內容抄寫兩遍。」

葉音差點以為自己耳朵聽錯了，她聲音飄忽道：「公子，這……這……」

顧澈抬眸，面無表情地看著她，眸光涼涼。

葉音到嘴邊的話一改，「謹遵公子命。」

她在圓凳坐下，提筆抄寫，沒多久就進入了狀態。

顧澈視線挪移，不看字跡，葉音的架勢還是很能糊弄人的，眉目嚴肅，坐姿有力，從這個角度看去，能看到她飽滿的額頭，黑而彎的眉毛。

時下女子的眉毛多是柳葉眉，看上去溫順柔和，但葉音不一樣，也不知道是她不太會畫眉還是天生如此，她的眉毛更挑一些，透著一點不羈和張狂，卻又不算太誇張，就跟她這個人一樣，看著老實本分，真接觸了才知道內裡有主意得很。想到之前跟葉音的交流，身為武將世家的子弟，顧澈內裡是認同葉音的觀點，否則不會只讓她獨自一人去置換冰盆。

以雷霆手段禦外敵，以春風細雨潤百姓。書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端看怎麼用。可惜葉音是個女兒身，若是男子，假以教導，日後走仕途，定能恩澤一方百姓。

再看朝中一些官員，讀書讀傻了，還用此誤導聖上，思及去歲跟北狄議和，靖朝分明占據了上風，卻還往外給錢給物，當真叫人憤怒懶屈，難以釋懷。

忽然葉音抬頭，挑眉揶揄，「公子偷看奴婢？」

顧澈猝不及防被逮住，眸光慌亂了瞬間，欲蓋彌彰道：「字跡無神，約莫是練少了，再加兩遍。」

「哢嚙」一聲。

兩人都循聲看去，哪怕葉音極力掩飾，斷掉的毛筆桿子也不能恢復如初。

顧澈冷漠道：「六遍。」

葉音：「……」造孽啊！讓妳嘴賤，沒事調侃主子幹麼。

葉音認命地抄寫文章，顧澈一直留意她，發現葉音真的一心抄寫文章，他藏在袖子裡攥緊的手才慢慢鬆開。

長這麼大，他還是第一次偷看人被抓包。

六遍文章抄完，葉音記了個七七八八，她把謄抄好的文章呈給顧澈，「公子請看，每一個字都是奴婢全心投入書寫，一筆一劃都力求寫到最好，堪稱奴婢的傾力之作。」

不理葉音的陰陽怪氣，顧澈迅速瀏覽一遍字跡，他微微頷首，「略有進步，再接再厲。」

葉音從牙縫裡擠出一個字，「是。」

顧澈垂眸遮住眸中的笑意，裝作隨口道：「我有些渴，你去吩咐小廚房，令他們將冰酪送過來。」

哎嘿！葉音立即接口，「公子，一來一回傳話多費時間，奴婢直接將冰酪提回來給公子解渴。」

話音未落，她人就咻地出了書房，留顧澈在原地眸子圓睜。他自問從未剋扣莊中飲食，為何葉音對吃食有非同一般的熱情？

不到一盞茶的功夫，葉音就提著食盒回來了，比之平時足足縮短了一半的時間。

葉音打開蓋子，取出一碗冰酪，「公子請用。」

通俗點來說，冰酪就是古代版霜淇淋，葉音眼巴巴地望著顧澈，她帶回來兩碗呢。那雙眼睛又清亮又乾淨，明確地表達心中所想，顧澈有種哭笑不得之感，之前兩人討論文章時，葉音身上那種深沉和若有若無的游離世俗外之感已經蕩然無存，這會兒她純粹得像個稚兒。

顧澈無奈道：「坐下一起用吧。」

葉音道：「謝謝公子，公子真好。」

她毫不客氣地在顧澈身邊落坐，舀了一大勺冰酪送嘴裡，口感細膩涼滑，帶著淡淡的奶香，葉音美得眼睛都矇成縫了，好吃！

或許是受到葉音臉上的滿足之色感染，顧澈也覺出幾分別樣滋味，細細感受。

院裡蟬鳴聲陣陣，隨風入耳，主僕倆坐在同一張桌子用食，竟無絲毫違和之感，也幸好書房內沒旁人，若是琴玉見了，恐怕再也容忍不了葉音。

次日，琴玉伺候顧澈束髮，絲綢般的烏髮從齒梳間劃過，她感受著指尖微涼的觸感，小心翼翼觀了一眼銅鏡。

鏡中人斂目低垂，他只是靜靜坐在那裡，沒有多餘的表情，可周身的冷清疏離卻叫人不敢靠近，如九天之月凜然不可犯，又似翠柏清竹可望而不可即。

琴玉不敢多看，細緻地打理著顧澈的長髮，屋裡只聽得淺淺的呼吸聲。

束好頭髮，琴玉半真半假笑道：「聽聞葉音粗手粗腳，不然為公子束髮這樣的活也要一併攬去了。」

顧澈抬眸看向銅鏡，目光冰涼。

琴玉悚然一驚，如同兜頭潑了一桶冷水，心虛地垂下頭。

顧澈起身，漠然道：「她要學的還多。」

言罷，徑直離去。

同為大丫鬟的芳青低聲勸她，「妳平常不這般莽撞。」

她擰著眉，不再多看琴玉一眼，迅速跟上了顧澈。

琴玉看著銅鏡裡狼狽的自己，不甘心地咬了咬唇。

不能怪她急，公子現在留葉音在書房的時間越來越長，甚至連去小廚房取冰酪的活也交給葉音做，再過些日子，難保葉音不會接手公子的方方面面。

「當初是誰把葉音帶進來的……」琴玉嘔得心疼，但她更不能違背公子的意思，剛才公子已經用眼神警告過她了。

琴玉猶有理智，旁人就沒想那麼多了。

某日下值後，一個小廝跑來，「葉音，有人找。」

葉音問：「誰啊？」

小廝道：「對方說是妳娘的鄰居。」

葉音半信半疑跟著去了後門，門外站著一個中年漢子，身量不高，嘴巴大眼睛小，還駝著背。

葉音站在門檻處，沒有再上前一步，「我是葉音，你找我有什麼事？」

對方頓時激動的上手搜她，被葉音躲開了，男人訕訕道：「妳娘前兩日賣黃豆糕，運氣不好碰上幾個混子鬥毆，不但攤子毀了，妳娘還被砸斷了腿，現在孤零零躺在床上，都是鄰里，我見著不忍心，特意跑這一趟。」

男人神情悲戚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他親人出了事。

葉音不語。此人的確是王氏的鄰居，上次葉音回去，對方躲在門縫處偷看她，被王氏啐了一口唾沫……可對方說的話頗多能信三分。

「等我一刻鐘。」葉音交代一句，轉身回了院子。

她拿上錢財，同管事姑姑道明緣由要請假回家，管事姑姑沒為難她。

葉音一路疾走，途中順勢請了大夫，男人差點跟不上。

到家後，葉音發現門是鎖著的，看著緊閉的門，她張了張嘴，卻發不出聲音，但大夫在旁邊，想到王氏的傷情，她咬牙喚道：「……娘。」

聲音很小，惹得大夫不解地看她，大概是不理解之前風風火火的姑娘，這會兒怎麼又靦腆了。

葉音呼出口氣，大喊，「娘——」

真叫出口了，葉音發現那個字也沒那麼難為情。

屋裡傳來響動，沒一會兒聽到腳步聲，半舊的木門從裡面打開。

王氏眼角烏青，神色有些憔悴，右腿也不自然地蜷縮著，僅靠左腿和手中杵著的棍子支撐身體。

葉音心裡一跳，「娘，妳……」

王氏虛弱道：「先進來再說。」

中年男人探頭探腦，想跟著進屋，被王氏攔住了。

中年男人不甘休，「大嫂子，妳可不要過河拆橋，是我好心把妳女兒叫回來的，不然妳死在床上……」

「你才死呢！」王氏大怒，舉著棍子就打。

中年男人見狀麻溜兒跑開，「妳個白眼狼，好心沒好報，呸！」老大夫眉頭皺成深深的溝壑，對王氏也沒了好感，不過他記得自己的大夫身分，準備給王氏診治。

沒想到王氏率先發難，「我們母女倆都是女眷，老先生一個外男在我家裡不合適吧，我們還要名聲呢。」老大夫鬍子一抖，尚未說話，她又揮揮手，「診金就算你白跑一趟的路費了，你回去吧。」

老大夫反應過來王氏說了什麼，差點沒氣死，不再多費口舌，背著藥箱氣衝衝走了。

葉音關上門，王氏這才有些驚訝，「妳不追出去給大夫道歉？」葉音扶著王氏坐下，認真道：「娘不是不講理的人，妳這麼做肯定有原因。」王氏愣愣地看著女兒，隨後拍著大腿笑起來，「妳這丫頭總算開竅了。」

葉音蹲在王氏面前，「怎麼樣，還痛嗎？」王氏憔悴的臉色不是假的，葉音猜測王氏應該是受傷了，但她故意把大夫氣走，估摸著是傷勢不嚴重，而且還不想讓其他人知道這事。

葉音心裡轉了幾個來回，撩起王氏右腳的褲腿，小腿烏青發腫，她見狀眉頭擰在了一起。

王氏安慰她，「娘沒事，這傷就看著嚇人，養養就好了，娘聰明著呢。」葉音仰頭問：「當時發生了什麼？」

王氏與女兒四目相對，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錯覺，還是那張臉，以前她覺得女兒內向不頂事，容易受欺負，但現在她居然詭異地從女兒身上感覺到一種莫名的心安感。

她仔細盯著女兒瞅了瞅，然後發現造成這種感覺的原因——眼神，葉音的目光很沉穩。

「娘？」葉音喚她。王氏收回跑偏的思緒，給女兒講述她受傷時的大致過程。

表面上看彷彿就是王氏運氣背，遇到幾個混子鬥毆，殃及了無辜的她，但王氏先後經歷過落難逃生、在流民中混日子，警覺性和觀察力遠勝普通婦人。

「他們只是互相推搡，樣子做得凶，但手上根本沒用力，藉著鬥毆的掩飾把我攤子砸了。」發現女兒臉色不好，王氏寬慰道：「放心，娘不是等著吃虧的人，發現他們情況不對，就故意順著他們推搡的力道倒下，假裝被隔壁攤子的桌子砸到腿。妳不知道當時娘捂著腿叫得可慘了，臉上汗水淋漓，還不忘嚷嚷腿斷了，把所有人都哄了去。」

想到自己當時的表現，王氏得意的笑出聲，可葉音笑不出來，她用指尖碰了碰王氏的腿。

王氏慢慢收斂了笑，不太自在道：「這不是……裝也要裝得像樣點嘛。」葉音沒吭聲，沉默地給王氏處理腿傷，做戲也要三分力，王氏的右腿雖然沒斷，但肯定也傷到了骨頭，只是不嚴重。

傷勢處理得差不多，葉音徒手掰斷木板，給王氏的腿上綁夾板。

她動作乾脆俐落，十分嫋熟，王氏看著她，不知道怎麼的，心突然跳得極快。等到一切處理完畢，葉音進廚房給她做飯，王氏才在這個狹小破舊的屋子感到鬆快一點。

母女倆囊中羞澀，租的地方自然好不到哪去，別看帶了個小院子，然而院子大小只能容納一套桌凳，然後是一間屋子和一個小廚房，排泄靠恭桶，每天一早趁沒什麼人時去外面處理。

但母女倆好歹也是單獨租住，不像有的人家還要合租，聽說之前有一戶人家跟一個男人合租，那家的女兒就吃了虧，只能匆匆嫁人，王氏經過那家人時，十次有八次都聽到裡面傳來哭聲和怒罵聲，這讓膽大潑辣的王氏也驚出一身汗，她絕不能讓自己的女兒也落到那樣的境地！

兩刻鐘後，葉音端著熱騰騰的疙瘩湯出來，上面還臥了煎雞蛋。

王氏看著女兒碗裡清湯寡水，不滿道：「妳又不是貓，那點東西哪吃得飽。」

葉音道：「我不餓。」

王氏剛要把煎雞蛋夾給葉音，葉音道：「應該是我連累了娘。」

王氏不贊同，「妳不要亂想。」儘管她心裡也猜測應該是女兒那邊惹了什麼人的可能性更大。

葉音認真道：「之前我是三等丫鬟，娘賣黃豆糕基本沒出過什麼事，現在我升上二等丫鬟，娘的攤子就被砸了。」

王氏驚喜非常，「妳升上二等丫鬟了？」

葉音點頭，把找佛珠的事簡單帶過。「可能是我擋了其他人的道，但我在別莊，對方不敢下手，自然找娘的麻煩。」

對方還有點小聰明，知道迂迴著來，可噁心人的程度同樣不減，若非王氏機敏，先弄傷自己，還不知道結果會怎樣。

王氏臉色變來變去，喜憂交雜，最後只鬱悶道：「怎麼別莊裡的人心眼也這麼小。」

葉音攬著麵湯，「都是人，又哪裡不同了。」

說是這麼說，王氏還是難受，憋屈還是其次，她更多的是焦慮以後。她看著女兒，喃喃道：「……那以後……還能賣黃豆糕嗎？」

有人搗亂的話，她的黃豆糕生意就做不了，或者葉音離開別莊，背後之人見沒了威脅，或許就放過她們了，可若葉音離開別莊更難說上好人家了。

快速權衡利弊，王氏果斷道：「暫時不賣黃豆糕了，正好娘在家裡養傷。」

葉音垂眸，盯著麵湯裡的倒影，「我們退讓，對方就會罷手嗎？」

王氏悚然一驚，「音音，妳想幹什麼？」

葉音抬頭，衝她安撫性的笑笑，「不幹什麼，我跟莊裡一位小管事攀上了交情，回頭我求求他去。娘放心，我一個弱女子，不會莽撞的。」

得到葉音保證，王氏剛剛提起的心才放下，緊跟著問道：「那小管事今年多大？」

葉音沉默了片刻，「……十五。」

「嗨呀！那好啊。」王氏都忘了腿上的痛，「你們剛好同齡，他長得俊不俊？不不不，男子太俊了也不好。」她跟女兒分析，「嫁漢嫁漢，穿衣吃飯，重要的是

有本事，對妳好。他是京城人嗎？家裡有幾個兄弟姊妹？你們現在是什麼情況？」接連不斷的靈魂拷問，直接問得葉音啞口無言。

王氏不耐煩了，「問妳話呢，妳這丫頭怎麼又不吭聲。」

葉音磕巴，「我……不知道。」

知道女兒的性子，王氏擺擺手，「算了算了，先不急。」

晚上母女倆擠在一張床上，王氏看著黑黝黝的上空，「音音。」

「嗯？」

王氏道：「那小管事不錯，妳要上心。」

王氏沒聽到動靜，又喚，「音音？」

這次沒人應她，王氏撇了撇嘴，「笨丫頭。」

這個世道，找個好婆家比什麼都重要。

之後幾天，葉音照顧王氏洗漱、用飯後就出了門，酉時才回來。

王氏在屋裡縫衣服，終於得見人，氣道：「妳一整天都幹什麼去了？」

葉音拿出草藥，「城外採的，對妳腿好。」

王氏肅著臉，「誰讓妳去的，妳一個姑娘家出城，不怕被拐了去。」

「就這幾天。」葉音哄著她，次日又出門。

那幾個混子砸了王氏攤子，逼得王氏自傷，結果在牢裡待了兩個時辰就出來了，什麼事都沒有，估摸著是牢獄常客，這種人不可能只犯一件事。

葉音這幾天都在打聽，對方比她想的更不堪。

晌午後，葉音低著頭迅速穿過人群，沒入一條小巷，在吵鬧聲最大的一戶人家停下來。

今日太陽猛烈，這會兒巷子裡幾乎無人，葉音一腳蹬在牆上就翻了進去。

馬勇跟兄弟們正在打馬吊，他今日運氣好，連著贏了三回了，眼看這一把也要贏，馬勇喜形於色，「兄弟們，這把——」

他話還沒說完，腦袋劇痛，只來得及看到一角褐色布衣就失去了意識。

其他人也沒比馬勇好到哪裡去，有些離得遠的，迎面飛來泥沙，一閉眼的功夫人就暈了。

葉音看著躺地的人，按照資訊所得，奸淫者，廢三條腿，作惡者，廢兩條腿。

期間有人痛醒了，又被葉音一棍子敲暈。

她立在屋中央，腳邊是砸人的碎石，橫七倒八的混子，眼裡沒有一絲波瀾。

少頃，她俯身從這些人身上摸走銀錢，俐落地翻牆出去，她餓了。

黃昏時候回家，王氏氣洶洶地等著她，「妳又去哪裡了？」

葉音一本正經胡說，「我給人洗了一天碗，這是報酬。」她遞上一個油紙包。

王氏打開，發現是兩個包子和一個燒餅，捂得太久，整個包子都軟塌了。

王氏鼻子一酸，差點沒掉下淚，她怒瞪著葉音，「誰讓妳去幹這些！」

葉音眉心一跳，糟，戲演過頭了。

她還沒想出新藉口，忽然被王氏拽住，「我問妳，這些天妳都跑出去，是不是找

活幹了？」

葉音一梗：她是找了點活，但跟王氏想的可能不一樣。

王氏見她沉默，又氣又心疼，「妳這個死丫頭，我把妳送進別莊過好日子，妳就這麼作踐自己，妳要氣死我是不是！」她咬著牙，「明天妳就給我回別莊，我又不是癱了，不用妳照顧。」

葉音試探辯解，「娘，我……」

王氏喝道：「閉嘴！」

次日清晨葉音就被王氏往外趕，她在外面晃了一圈，吃飽喝足才去別莊，結果剛進後院就被顧澈身邊的小廝喚去。

葉音進入書房，福了福身，「公子。」

顧澈觀察葉音的神色，「我聽聞妳家裡出了事。」

葉音面色如常，「回公子話，只是個意外，現在沒事了。」

顧澈半信半疑，「妳……」

葉音疑惑地打斷他，「公子還有別的吩咐嗎？」

顧澈抿唇，「妳才回來，今日先歇著吧。」

葉音道：「是。」

葉音從書房出來，跟門外的琴玉打了個照面，對方看到她，臉上沒了以往的倨傲，反而有種隱隱的憐憫。

琴玉端著茶點進屋，剛要勸顧澈用些點心，卻聽顧澈吩咐小廝，「等會兒你帶上東西去看看葉音她娘。」

聽話聽音，都去葉音家裡了，總要多看顧兩分，添什物的添什物，給銀錢的也不落下。

托盤裡的茶盞發出輕微的碰撞，琴玉才恍然回神，摳緊托盤的手指，一根一根強行放鬆，她悄悄將點心放下，而後退了出去。

屋外耀眼的日光激得她合上眼，她告訴自己：沒關係，葉音待不了幾天了。